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
第十二回 三折肱名醫愈烈女 一帆風俠士送嬌娃

且說妙悟，當下把婉貞夤夜投奔，感冒得病半月不癒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學農道：「老佛忒煞膽大，倘使他是個人家逃出來的婢妾，你也收留下來，不怕累了自己麼？」妙悟道：「四大皆空，何處是累？」學農道：「慈悲心動，怕不能空。」妙悟道：「此女雖無來處，卻有去處，也不必累我。」遂把婉貞所述之遭際，及寄信回家，囑人來接的話，一一述知。學農道：「原來是一位奇節女子，可敬，可敬！我便醫他。」妙悟便叫翠姑，先到禪室裡去，知照了婉貞，然後親引學農到裡面去。婉貞已是勉強坐起，用袂被圍住了下身。翠姑端過一張矮腳幾，放在榻上。學農診過了脈，定了方子，便和妙悟同出佛堂外面，好讓婉貞方便睡下。學農道：「他這個症，有伏暑在裡面。起先只管吃些午時茶，所受風寒都祛去了，只是不能清那點暑熱。我這方子，吃兩劑下去便好的。」妙悟道：「居士名手，自然能祛除百病。只是他的心病難除。」學農道：「說到心病，便是神仙也難醫治，莫說是我。」妙悟道：「我料他此時心病只有兩條，若能先治好了一條，他的病也就易好了。居士住在城裡，相識人多，或者可以同他設法。」學農道：「奇了。這女子的心病，怎麼叫我到城裡去醫起來。」妙悟道：「他此刻兩條心病，一是思夫，一是思父。思夫這條，我們是難設法的，至於他思父一條，似還可以盡點力。」學農道：「怎麼盡力呢？」妙悟道：「他曾經寫了一封信回去，已經半個多月，沒有回信。他自寫了這封信之後，便病倒了，不能執筆。老衲是僅識得經卷幾個字，寫是寫不來的。居士若能代他寫一封信，寫得上緊點，叫他家裡趕快打發人來接他，等他家人到了，我包管他的病就好了八九。」學農道：「這個容易。老佛去問了他家的住址，我便代他寫封信。」妙悟道：「他寫信時，那收信地方，我看見過的。一時忘了，待我再問他來。」說罷走到裡面，問明白了，出來對學農道：「寫省城、大新街、聚珍珠寶店、陳六皆、轉交朱小翁便是。」學農聽了大驚，頓然省悟，道：「他莫非是陳耕伯的聘寶麼？」妙悟道：「居士何由得知？」學農道：「這個陳六皆，是我的老朋友，他所開的聚珍珠寶店，早已閉歇了，此刻帶了貨底到梧州去賣。前一向路過這裡，還在我家耽擱了幾天，動身還不多時。他告訴我，一個姪兒，別字耕伯，才定了親，便不知去向，後來那所定的姪媳，也被人拐去了，聽說賣在梧州，是這個女子自己告了官司，虧蒼梧縣李大老爺，交代同鄉人帶他回去，到了肇慶峽，沉了船，撈救不著，生死未知，還托我打聽呢。」妙悟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這是佛法因緣，得遇居士。他雖未曾對我說出陳耕伯名字，然而所有情節，一一符合，準定是他，居士便行個方便如何？」學農道：「請老佛去問明白了他，倘然是這個人，我便親自走一遭，送他回去。」妙悟合掌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待老衲問去。」說罷走到禪室，看見婉貞躺著，因問道：「請問女菩薩，那聚珍店的陳六皆，是女菩薩甚麼人？」婉貞道：「是表叔。」妙悟道：「是老親，不是新親？」婉貞道：「是老親。」妙悟道：「那陳六皆有一位令姪陳耕伯，女菩薩可與他認得。」婉貞聽說，不覺一骨碌爬起來坐著，一面說道：「敢是來了。」既而回心一想，不禁漲的兩頰緋紅，慢騰騰的說道：「老師傅問他怎的？」妙悟見此情形心中已了然明白，因說道：「方才來看病的黃居士，是陳六皆的朋友，老衲和他說起女菩薩前次寄信的事，他說聚珍已經閉歇了，六皆前一向路過此地，還在黃居士家住了幾天，此時往梧州去了，須知這半個多月，沒有回信的原故，是那封信無處可投了。」婉貞道：「不知我六皆表叔，到梧州有甚麼事？」妙悟道：「聽說是販賣底貨。此刻黃居士叫我傳言與女菩薩，安心調理，病好了，他親自送你回去呢。」婉貞大喜道：「這真是我的重生父母，令人感激不盡的了。」妙悟便出來對學農說知，又述了婉貞感激的話。學農道：「這等奇節女子，我便把他作菩薩供養，朝夕禮拜，還不能表我欽佩之意，何必他說感激呢。老佛勸他安心調養罷。得他好了，他要幾時走，我就幾時送他去。這個藥方，我帶了進城，撮了藥，叫人送來罷。雖說不甚遠，也有四五里路，省得老翠姑又拄了拐杖，走一次了。」妙悟道：「如此一發成全了他了。」

學農便起身辭去，妙悟仍到禪室裡看婉貞。婉貞還坐在榻上，問道：「方才那位黃先生，可是此間施主？老師傅可是向來相識的？」妙悟道：「非但是施主，非但向來相識，還是老衲的世交。我這庵中一篇貞德庵記，還是他尊大人作的。女菩薩這一問，老衲又知道了。可是因為他答應送你回去得太易了，你是個驚弓之鳥，又妨出了意外？這個老衲敢保的。」婉貞道：「不為這個。我倒為的是萍水相逢，便荷此大德，怕無以為報罷了。」妙悟道：「這個何必說報。黃居士才說，像女菩薩這等奇節，他還要焚香頂禮，以表他的欽佩呢！」婉貞道：「這是黃先生的過獎，守身保節，是我等女子分內之事，算得甚麼。加以奇節二字，不要慚愧死人麼？」妙悟道：「這是佛家之所謂魔障，被這魔障障住了，便自不知世界中一切惡人做盡罪過，有人勸他，一並不知自己所做即是罪過，亦猶之世界中一切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做盡功德，他卻自己不知是功德，內中無非是魔障為之。然而必要有了這一層魔障，方是真惡人、真善人。若做了罪過，自己知是惡事，這個還不算惡人；做了功德，自己信是善事，這個也不算真善人。若女菩薩做下這等節烈的事，還自以為是分內之事，這便真節烈。」婉貞道：「老師傅，這等說我越發慚愧了。」妙悟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魔障更深了。女菩薩且歇息歇息罷，等一會煎好了藥，再叫你。」婉貞道：「我此刻清爽了許多，想那黃先生是個神醫，診了脈，還沒有吃藥，就好了許多了。不敢勞動老師傅，和我談談倒好。」妙悟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女菩薩從此消除災晦了。」婉貞道：「恐怕未必。近日以來，總是魂夢顛倒。」妙悟道：「夢由心生，夢由心滅，心中有夢，處處是夢，心中無夢，處處非夢，夢魂顛倒，與災晦是不涉的。」婉貞道：「弟子受了老師傅大恩，猶如見自己人一般，弟子也不敢自外。有個懷疑之處，要求老師傅參解，釋我疑惑。」妙悟道：「甚麼懷疑？老衲見得到的，無有不說。」婉貞便把在棺材裡面，似夢非夢那一段事，告訴了妙悟。妙悟道：「魂離軀殼，往游他境，也是理所或有之事，即作為惡夢觀，可也。」婉貞道：「弟子所疑者，在後半路，恐防有甚兇惡之事。」妙悟道：「夢境雖幻，有時不幻，魂魄雖真，有時不真。而況陰陽合而和，則軀殼生；陰陽散而叛，則軀殼死。女菩薩當日被人毒打，痛極而厥，陰陽於此之時必失調和，及至將蘇，陰陽由不和而復歸於和，當其陰陽二氣復遇合時，相擊相摩，易生種種怪像。凡人人夢境時，陰陽亦必有和不和，及其醒時，復由不和而歸於和。爾時亦生怪像，如驚醒、嚇醒、跌撲醒等類，乃自然之理，何關休咎。總而言之，我心無有休咎，則非但夢境非我之休咎，即當前所見亦非我之休咎。女菩薩聰明人，何以見不及此。」婉貞恍然道：「老師傅舌粲蓮花，弟子頓開愚昧矣。」

說話時，學農已打發人送了藥來。翠姑便忙去生火，煎了，給婉貞吃。這一劑藥下去，婉貞居然好了大半，是夜酣然睡著，連夢也不曾做一個。直到五鼓時，妙悟早課誦經，敲得木魚響，方才驚醒。坐起來，覺得神清氣爽，自己覺得自從在花球與父親失散之後，不曾有一日如此安泰，便就在榻上默坐養神。翠姑到禪室裡取東西，看見了，道：「噯呀！天還沒亮呢。小姐好早啊！可好點了？」婉貞道：「多謝翠姑，我好了。」翠姑取了東西自去。一會兒，又進來問道：「小姐可再睡一會兒罷，天還早得很呢。」婉貞道：「這半個多月，我也睡的怕了，巴不能夠起來，如何還要睡？」翠姑道：「如此我去取洗臉水來。」說罷去了。一會兒，送進洗臉水。婉貞下牀，盥洗已畢，翠姑又送上粥來。婉貞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要為我忙，等和老師傅一起吃罷。」翠姑道：「老師傅昨夜先行交代過，知道小姐今日要好的，叫我預備著伺候。你先用罷，不必等了，早課還有一會呢。」婉貞此時果然覺得有點餓了，也就不再推辭，吃了一碗粥。翠姑又把自己用的梳篦等送進來，婉貞草草梳了頭。妙悟早課已完，進來說道：「阿彌陀佛。女菩薩大安了。」婉貞道：「多謝老師傅，好得多了。」於是對坐閒談。

慢慢的天色大亮，太陽出來了。黃學農早已親身來到，並帶了書僮，捧了一個攢盒來。妙悟到佛堂裡相見，寒暄已畢，學農道：「我素知老佛廚下，鍋灶都不許動葷腥的。朱小姐久病初痊，胃口不好，必要有點精緻肉食，方可吃得粥飯，所以特備了一個攢盒送來，順便看看他的病，改個藥方。」妙悟道：「一發都煩居士費心了。」說著便叫翠姑端了進去，告訴婉貞。婉貞看時，是一個海南紅木攢盒。揭開一看，裡面七個精緻瓷碟，盛著一樣是臘鴨肫，切成薄片；一樣是去了皮撕細的臘鴨腿；一樣是火腿；一樣是肉鬆；還有那蝦米、魷魚絲、鹵鴨肝等，共是七樣。說道：「怎麼好，多謝黃先生的。」說時妙悟已引了學農進來。婉貞道：

「蒙先生賜藥，頓起沉痾，已感謝不盡，怎麼又蒙賜饌，實不敢當。」學農道：「小姐久病初痊，必要有點可口之物，方能下飯，偶備幾式粗肴，何足言謝。」妙悟接著道：「難得居士想得到。知道老衲廚下不進葷腥，所以特備了這個攢盒來，給女菩薩下飯。」婉貞道：「這個我一發不敢受了。老師傅寶劑，向來戒斷葷品，怎好為我破了這例。」妙悟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這攢盒是黃居士送來之物，女菩薩又是客，與我小庵無礙的。」學農道：「還是先診小姐的脈罷。早好一天，好早走一天，省得在這裡思親念切。但不知服藥之後，覺得怎樣？」婉貞道：「多謝賜方賜藥，服後頓愈八九。先生真是神醫。」說話時，翠姑已擺好了兩本書，作為手枕。婉貞移步到桌邊，伸手診脈。學農診過之後，又定了個方，仍舊帶在身邊，說進城去撮了送來。婉貞道：「承先生如此厚賜，愧無以為報。」學農未及回答，妙悟道：「這是居士與人方便，何必言謝。」學農道：「老佛說的是佛法，我行的是儒素。聖人秉筆作春秋，是教後人以彰善罰惡。我敬佩朱小姐的奇節，不過借此聊表敬意罷了。」婉貞道：「先生這等說，越要令人慚愧了。這是時運不濟，偶遭磨難，何足算節。」學農道：「小姐不必過謙，好好的將息幾天，我再送小姐回去罷。」說罷起身辭去。

從此婉貞一天好似一天，學農也天天到庵中來看了一次，七八天後，精神一切，都已復舊。學農自從醫治婉貞之後，回家不免說起，等到婉貞病癒，學農的夫人便帶了媳婦女兒等輩，到貞德庵禮佛，順便看看婉貞，一個個都嘖嘖稱贊他賢德。黃夫人知道他會寫字，早預備了一張扇面，來時便請婉貞寫。婉貞受了學農大恩，無可推辭，只得寫了。黃夫人回去，未免誇示於親戚朋友，便有許多女眷，聞得此事，都來瞻仰這奇節佳人，一時鬧得貞德庵前，車馬盈門。妙悟雖是清靜慣了的人，向來厭見生客，這回卻十分高興。他以為婉貞受了三番死難，苦守貞節，也應該令人瞻仰瞻仰他的丰采，以為一眾女子的矜式。所以凡有人來，他都慇懃招接，鬧得翠姑燒茶送水，有時還要辦兩樣齋，更是十分忙碌。然而凡所來之人，必定燒香，捐助香錢之外，總賞他幾文，他也樂得積攢起來，以為將來棺材老本，所以也十分高興，生怕婉貞走了，沒了生意。那所來之人，一個個都要求婉貞寫字，又都送與潤筆。婉貞雖然不受，妙悟卻在旁都代他收了。如此一耽擱，又是半個月。婉貞急了，屢次央求黃學農送他回去，學農答應了。

是日，叫備了船隻，帶了一名女僕王媽，來到貞德庵中，叫了一乘轎子，接婉貞下船。妙悟送到門口，方才遞過一包銀子，道：「這是女菩薩半月以來潤筆所入的，敬以奉還。」婉貞那裡肯收，只說拜煩老師傅，代我買香來敬了佛罷。妙悟也不肯收，將來交與學農，學農收了。婉貞方才拜別妙悟。大家都有點依依不捨之意，依戀了一回，方才上轎，來到碼頭下船。學農叫王媽在裡艙伺候婉貞，自己住了外艙。這回卻是一帆順風，直到崗邊，方才停泊。但覺得：

兩岸兒童閒笑語，居然入耳是鄉音。

未知婉貞歸家之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